

铁鸟驮粮过山来

■马丽

前些时日到县里开展宣讲活动，从贞丰赶往册亨的路上，正午的日头渐渐变得灼人。车窗外群山连绵，杉树与桉树成片铺开，将山岭染成浓绿，偶有几汪金黄的玉米地缀在其间，才让人记起这是丰收的时节。车厢里闷热得像密不透风的蒸笼，因意顺着热风缠上来，老师们个个无精打采，连窗外的山景都成了模糊的背景。

车顺着半山腰驶进一个名为坡妹村的地方，突然传来一阵阵嗡鸣。大伙儿猛地直起身，探出头抬眼望去，一架无人机正悬停在百米深谷之上，机下吊着鼓鼓的麻袋，稳健降落存放在公路边。“快看！现在的农民都用上无人机了！”年轻语文老师老师的喊声刚落，满车的倦意瞬间消散。大家涌下车，仰头望着那架在阳光下嗡嗡作响的无人机，连风里都似多了几分鲜活气。更远处，另一架无人机正吊着几根木头从山脊线升起，像极了一只衔枝筑巢的巨鸟。两位农户围上去接应，利落地解缆卸货，金黄的玉米在阳光下迸溅出耀眼的光芒，笑声顺着风飘过来：“今天这越快，那边那片地也不用爬坡了！”

我怔怔地望着，视线突然模糊。时光倒流三十年，我看见——小背篋装满玉米棒子，绳带勒在我小小的肩膀上，一迈步就往下滑。妈妈的大背篋更沉，玉米堆得高出头顶，腰弯得几乎贴了地，汗顺着下巴滴在石阶上，砸出小小的湿痕。我跟在后面，走几步就喊“歇气”，母亲便就着地埂等我，喘着气说：“再坚持一下，到家就能喝糖水了。”

家乡同样群山密布、高耸陡峭。耕地均在高山和沟谷间，最近的地块需攀爬崎岖的山路四五十分钟才能抵达，山坡上的路多是些细碎的石子，走起来总教人提心吊胆。有一回，我背着满背篋刚挖的土豆下山，脚底一滑我便摔了个趔趄，顺着坡势骨碌碌滚了几转，土豆也滚得到处都是。妈妈赶来，和我一起顺着山坡捡土豆，刚捡了一半，雨就淅淅沥沥落下来。我们没停，淋着雨把土豆全捡回背篋，两人的衣服湿透了，汗水混着雨水往下淌，背篋的绳子勒得肩膀生疼，却还是咬着牙把土豆背回了家。

有马的人家能轻快些，隔壁赵大妈家有四棕马，秋收时总被打扮得齐齐整整——背上搭着厚布垫，两边挂着竹编的大

兜，一兜能装几十斤东西。可就算是马，也扛不住这样的重负。我见过那四棕马驮着大粪上山，前蹄踩在碎石路上，每一步都微微发颤，尾巴绷得笔直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在山坳里打转；下山时更小心，赵大妈牵着缰绳走在前面，马低着头，蹄子轻轻蹭着地面，像是怕踩空。可就算这样，农忙时节的山径上，仍满是人马的身影，背篋的绳带磨出了光，马蹄印里积着汗水，连风里都飘着喘粗气的声响。

“同志，站到一边去？”路边的农户招呼声把我拉回现实。我站到一旁，看着无人机又一次从山脚升起，螺旋桨在阳光下闪着光，网兜里的玉米袋轻轻晃动，没有了从前背篋勒肩、马蹄发颤的沉重，只有稳稳当当的轻松。

卸玉米的大婶对我笑着说：“现在不用遭罪了，有这个东西运粮，背篋可以收起来当念想了。前几天我家孙子还问，‘奶奶，你说的马驮玉米，是不是比动画片里的小马还厉害？’”旁边的大叔接话：“可不是嘛！以前农忙要忙半个月，现在有机器帮忙，一周就能收完，还不用累得人、累着牲口，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！”

启程时，无人机仍在山脊间穿梭。它飞得很高，像给大山系上了一根银线，一头连着土地的厚重，一头连着时代的轻盈。那些藏在记忆里的、被背篋压弯的腰，被马蹄踩实的路，那些汗流浃背的歇气时刻，此刻都成了最温柔的注脚——它们见证着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如何从“人背马驮”的辛苦里，一步步走向了“铁鸟驮粮”的幸福；也见证着，一代又一代的孩子，如何从“背着背篋爬坡”的童年，走向了“伴着科技成长”的时光。无人机的嗡鸣渐渐远去，车窗外的玉米田依旧金黄。儿时背土豆的重量似乎还在肩头隐隐作痒，眼前无人机丰收的画面却格外清晰——那窗外连绵的群山，曾经是阻隔，是苦难，是望不到头的艰辛；如今却成了背景，成了舞台，托举着崭新的生活。

山风拂面，带着新粮的清香。我知道，有一些沉重的时代正在缓缓降落，而一些轻盈的未来，正呼噜着起飞。

（作者单位：黔西南州教育局）

重回大塘村

■罗乾敏

金秋十月，天高云淡，正是返乡好时节。我趁着国庆假期，从毕节回道真看望父母。自去岁父亲休息，远游便成奢望。我提议陪他们在县城内走走，二老却念着要回一趟老家，一个在我记忆深处已然泛黄的遵义道真自治县洛龙镇黔北小村——大塘。

车轮丈量着时光，父亲的絮语里，沿途风物渐次铺展新颜。我曾就读的小学，如今只剩断壁残垣；中学扩建后，新校门巍峨矗立；往昔坑洼颠簸的街道，已化作坦途通衢。望着眼前的变迁，童年的细碎记忆悄然翻涌，那些陡峭蜿蜒的乡路，恰是岁月谱写的动人音符。

这二十里乡路，藏着我整个童年的寒暑假。七岁、十岁、十一岁的我们三姊妹，曾轮流背着母亲为爷爷奶奶备好的三十斤物资，一路念叨着母亲的辛劳，暗暗立下成才之志。途经人烟稀少处，三姊妹便齐声唱歌壮胆，直到暮色中望见奶奶慈祥的身影，疲惫便化作奶奶灶台上升腾的炊烟。奶奶辞世后，爷爷辗转于伯叔家中安度晚年，那条载满期盼的路，也成了尘封的旧梦。

不觉间，已至父亲的出生地。母亲指着车窗外，慨叹昔日泥泞的毛马路，如今已是宽阔柏油大道；低矮的木房、土墙，早已被鳞次栉比的小洋楼替代。大塘街头，老供销社的木楼已不见，改换了新颜，成了以“大塘土鸡”为招牌的餐馆、特色民俗与天然避暑胜地相映。望着这日

新月异的景象，我深切感知到，在乡村振兴的春风里，故乡如同破茧的蝶，正舒展着崭新的翅膀。

乡音未改，故交相逢。父亲在街头偶遇诸多旧识，一句简单的“回来了”，便叩开了记忆的闸门。家长里短的闲谈中，藏着未曾褪色的温情。儿子一句“外公，这里的房子变了，可大家的笑脸没变”，令我恍然——于父亲而言，大塘的街巷虽已改头换面，但沉淀在皱纹里的乡情依旧滚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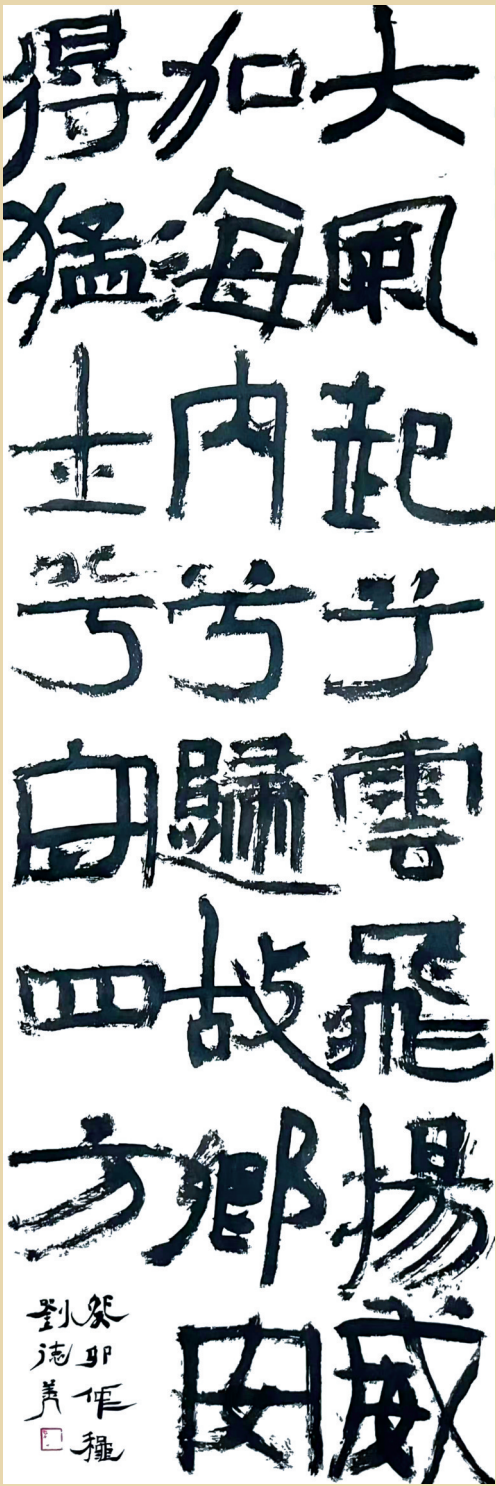
午后暖阳里，我们前往父亲初入职场的磨盘山。昔日的教学楼与校园，已化作连片的烤烟地，村民们早已搬迁至统一规划的新村。父亲将那二十余岁的青春，播撒在这片曾鲜为人知的土地。如今的新村，屋舍齐整，平畴开阔，周边田垄间作物丰茂，这正是党和政府深耕脱贫攻坚，擘画美丽乡村的生动缩影。

在这里，父亲与老友卢老师不期而遇。两人忆学生、话往昔、谈子女，也为故去的亲友轻声怅叹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既触到了岁月的沧桑，更读懂了时代变迁中，党和政府始终如一的民生温度。

暮色四合时，父母脸上的欣慰与喜悦，是此行最美的风景。而我，早已被浓稠的乡愁包裹。故乡是什么？是童年的嬉闹，是踏遍千回的老路，是奶奶温暖的笑靥，是父亲老友亲切的问候。它的模样变了，路宽了，房新了，日子红火了，可心底那份乡情，从未淡去分毫。

这些关于故乡的记忆，恰似陈年佳酿，愈久愈醇厚，愈品愈沉醉。我怀念童年的纯粹，眷恋这片承载岁月的土地，它永远是我最柔软角落，永远是游子心灵的锚点，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坐标。

（作者单位：毕节市七星关区市东街道中心校）



隶书 刘邦《大风歌》

■刘德美 钟山区第二小学美术教师



王维诗意图

■赵世锋 六盘水市第六中学美术教师（特邀）

“愿你拥有诗意的一生”

■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四（4）班 闵雁翎

她，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班主任，是一位博学多识的语文老师，是一位充满爱心的教育工作者，总是对她的学生很好。

她，美丽又善良，是给我鼓励最多的人——邹老师。

还记得那天，我写了一首小诗《碎了》，我妈妈觉得写得很好，于是就发给了邹老师。邹老师说写得很好，上课时还表扬了我，那时我觉得整个人都自带光环了！她让我下课后去她办公室领一件小礼物。

下课了，我二话不说，直接跑到邹老师的办公室，当快要走到她办公桌旁时，我很紧张。可是，当她那慈爱的目光看向我时，我的紧张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。很快，她从柜子里面取出一本崭新的绿色笔记本，在上面用娟秀流畅的字迹写了赠语：“雁翎，愿你拥有诗意的一生！”

她签好了名递给我，面带微笑说道：“你可以把自己写得好的诗篇和文章写在这个本子上，将来做一本优秀诗文集。”我看向邹老师那一刻，内心对她不仅仅是崇拜，还夹杂着感激。

我现在有两个梦想：一个是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，另一个是当一名女作家，像邹老师那样美丽又善良的女作家。我以前认为自己做不到，可是今天当邹老师将绿色笔记本递到我手中时，我仿佛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所笼罩，瞬间充满了信心和力量，就像一棵小树一直在黑暗中，犹如一瞬间一缕和煦的阳光照进了黑暗之中，让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小树又变得生机勃勃。

哦，邹老师的目光是有魔法的！当她的目光转向我时，我幼小的心灵仿佛被轻轻掀开，梦想的种子由此悄悄萌芽，让我的内心倍感温暖。

古人说：“师者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在我看来，邹老师就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者，她关心爱护学生，给我们传授知识、启迪智慧，更教给我们人生道理，在遇到困难时总是温柔宽慰，给我们缓解压力、给我们面对挫折的力量。

邹老师：我会把你对我们的好，转换成向上生长的力量，努力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。

这事，只能自己做

■贵阳市观山湖区普瑞学校八（7）班 颜子馨

在如今繁华多样的生活中，许多事情早已不必亲力亲为。可夜灯不及月光的明朗，作家笔下飞扬的篇章远比电子书更散墨香。这可能是亲自的意义所在，正如那条在记忆中携着深深怀想的项链。

说起，那时正赶外婆生日，我打算买一条项链送与她。在店里看着各式各样的热销款项链我却迟疑了：难道买一条只是大众认为好看，用机器加工而成的项链吗？这样的生日礼物只是停于表面，也无那份用心了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自己编制一条。

那就先挑选项链所用的饰品，随即，我移到一排葫芦饰品前。毕竟外婆不喜欢花枝招展，传统古朴的定不会出错。我拿起一块略显精美的葫芦饰品在手中，指尖顺着轮廓，触着亮面抚了两下，银的部分是镂空的。我眯着眼对光看，手在眼前来回伸缩，眉头随着眼周的肌肉神经不停一松一紧。眼睛盯光久了，早已酸涩不已。不行，太容易藏污纳垢了。我又细细翻动起下一块……可每块都不那么完美，我的耐心渐渐耗尽。

直到一块棕蓝相呈，以银色包裹的鹰眼石葫芦出现令我眼前一亮，石块像抹好的蛋糕胚一般光滑细腻。掐在两指之间，轻轻翻动，如

掠过天际的鸟儿般轻盈灵动，颇有“绿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”的美感。这符合外婆的审美，第一步算是成功了。

接下来便是编绳了，总共三种色。我看着视频依葫芦画瓢，先把红线在黑线上缠一圈，再让黄线穿进圈内，我用手腕死死捏住黑线，叫它不得动弹。右手食指指住未封口的红线，黄线对着黑线右侧放进去，三四指之间捻住，这就是第一个结。再将左右两边各三条梳理好，在将要成功时，左右两边交叉的瞬间只听“绷”的一声，猛然，捏住的线毫无征兆地松开了，像一条顽皮的滑鱼，从我掌中侥幸逃脱。我不死心，再来一次。我的眼皮早已耷拉起来，脖子如同塞入石块般疼痛，肩膀两侧也似被绳结捆住。好累，时钟不知响了几回，我两眼发黑、身体不稳地站起，这才长舒一口气，终于完成了。我想外婆一定会喜欢，一定会开心。

这，是自己做的。不是冷冰冰的商品，是有血有肉的思念。热销款总会过季，爱与心意，念与祝福不会随着时间流逝，反而会在外婆温和外溢的皱纹中，越来越浓。

亲自，让情，永不褪色。

指导教师：冯娜 牛超群



山水《郊野风景》

■余杰夫 六盘水市第一实验中学美术教师